

羣醜現形記

正行出版社印行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羣醜現形記

編著者

天

戈

出版者

正行出版社

總經理

國際書報社

每冊實價法幣

元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三版

目次

| | |
|-----------|----|
| 序 | 三 |
| 汪精衛蓋棺論定 | 五 |
| 陳公博壞在女人手裏 | 九 |
| 從陳壁君說到林柏生 | 一三 |
| 陳羣自殺 | 一五 |
| 梅思平一箭雙彫 | 一九 |
| 幫閒幹才褚民誼 | 二二 |
| 江湖出身的劉星辰 | 二五 |
| 傀儡皇帝溥儀 | 三〇 |
| 陳彬蘇的劣跡 | 三四 |
| 吳叔同存心不良 | 四〇 |

| | |
|------------------|----|
| 文獻道「變節」始末..... | 四三 |
| 獻呈「還都圖」的吳湖帆..... | 四七 |
| 性版子蘇青..... | 四九 |
| 「影戲大王」張善琨..... | 五二 |
| 「大東亞明星」李香蘭..... | 五七 |
| 金屬資敵的罪魁羣像..... | 六〇 |

序

現在抗戰已經是勝利地結束了，中國的歷史開始步入新的階段，自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應負起新的任務。

我們在水深火熱的淪陷區裏，受盡了八年的黑暗生活的煎熬與苦難，度日如年，天天盼望着勝利的到來，猶如大旱之望甘霖。但在這「八年」悠久的黑暗時期中，我們忍受着人類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我們眼睜睜地瞧着魔鬼的跳梁，虎狼的橫行，我們祇得吞聲飲泣地敢怒而不敢言。

如今，該是中國人民應當吐一口氣的時候了，而且可以開口了，可以大大地開口了，恢復人類所應有的說話本能。因之，舉起舉奸運動，該是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自由的新生中國走進建設之路的當前的一大課題之一。這並不是定要把「家醜」外揚開來的故意作風，這是應當在奏唱了慶祝勝利狂歡曲之後，正視一下現實，不該一味地用勝利八股來掩飾着這種「家醜」，不然，就是有意抹煞事實，諱疾忌醫。

爲了民族的光榮，爲了求我民族血液的永遠澄清消毒注射，我們必須要肅清偽逆漢奸，我們要以澈底的掃蕩潔淨這些敗類！

可不是呢？經過了整整八年全國軍民的苦戰，這頑強的敵人終算在我們面前放下武器了！但是，在這八年之中潛伏在敵人後面爲其作僞的大小奸逆們，還是沒有絕跡，有的甚至希圖湮沒過去的罪惡，已經是改名，或易姓，或鑽營加入某機關，某隊部，儼然以抗敵志士，地下工作有功績的清白人而自居。

如果這現象給蔓延了開來，如果不來一次大掃除，如果再像從前一樣的藏垢納污下去，如果真是這樣，這次抗戰的八年苦難與奮鬥將會白白費掉的，而且我中華民族的前途定會再度遭殃一次更浩大的劫難的。

爲了要保持我民族前途今後的清白與安全，我們必須要肅清貪婪無恥的漢奸集團！因爲限於手頭的材料，所以祇能做到一部份，其他的正多着呢，正在搜羅中，預備絡繹出版。讀者如果能賜予我們有關這類的資料，我們當然非常歡迎，而且是不勝感激之至！

天戈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寫畢於上海

汪精衛蓋棺論定

八年的艱苦抗戰，因為國際局勢的轉變，這頑強的敵人總算在我們面前放下武器了！我們在狂呼勝利，狂呼萬歲之際，眼見着中華民族的偉大的團結，眼見着中華民國的行政區域的光榮的重整；同時，我們要肅清荒淫與無恥的集團！

因此，我們來把抗戰以來朝秦暮楚的馮道式的漢奸叛逆總清算一下，這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我們要懲戒漢奸，我們要來一次澈底的清算運動，第一，就得從偽政府主席汪精衛算起，雖然他是已經死去了，但是，蓋棺論定，他畢竟是個倡導「和平運動」的直接危害民國的罪魁禍首。

然而，平心靜氣地想一想，汪精衛却不失為中國數一數二的大人物，所以論人材講起來，汪精衛倒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所可惜者，只因爲汪精衛沒有中心思想，沒有正確的政治觀念，沒有堅定的意志；忽而共產黨，忽而國民黨，忽而改組派，忽而抗戰，

忽而中途變卦，妥協投降，倡議「和平」組織偽政府。

像汪精衛這種毫無骨氣的東西，他能搖身一變，儼然以「愛國」的姿態出現，依然粉墨登場，藉以飽嘗着「領袖」慾的野心，而竟以敵人爲盾牌，乘着整個民族在苦難中的機會而反做着升官發財的勾當，實在連配稱作「狗」的資格都沒有。

他是給敵人利用着的爲虎的「佞」，他是民族的敗類，人羣的渣滓。他不懂得什麼叫作「正義」，什麼叫作「民族」，什麼叫作「國家」，什麼叫作「廉恥」，什麼叫作「人格」；這些的一切，都與他沒有好感，沒有姻緣。他只知道個人在物質方面的享受，其他的，什麼都與他無關痛癢。

這樣說來，汪精衛做了這許多年來的偽政府的主席，他所苦心經營的「德政」，對於淪陷區裏的同胞，一些兒都沒有受過他的恩典嗎？甚至他個人的成績，也都給人們抹煞了嗎？不，有的，「荒淫與無恥」便是汪精衛的全部的功業。

相信嗎？汪精衛及其他的僞員們，他們都學習着馮道式的官僚風格，事齊事楚，恬不爲怪。他們替敵人做工作，以危害我民族！他們幫同敵人在「和平區」裏搜括，壓迫

，敲榨，剝削，打擾得千千萬萬的人民，顛沛流離，生靈塗炭。他們的罪惡，實是濯髮難數。

假如論地位，汪精衛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已是高居第二把交椅，那知他還不滿足，竟由重慶逃了出來，出賣祖國，認賊作父，組織偽政府，自任「主席」，硬做「領袖」，結果，還是死在他的主子手裏，可謂咎由自取，毫不作惜！

在汪精衛眼裏，他既已這樣賣力的討好他的主人，他一定會博得主人的稱讚「盡忠報國」，那知日本人原是一種卑鄙無恥的民族，任憑你汪精衛如何地搖尾乞憐，服從，忠心，他也會認為不夠稱職的，撩起一脚，踢得你汪汪地發叫。日本人的性格實是很難捉摸，很難討好的。

但是，汪精衛自以為是非常「愛國」的，他覺得，僅僅一件事，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依然在淪陷區裏飄揚，這總該是「功績」吧？但是，這是他在政治上玩的手腕，不是「功」。因為唯有如此，他才可以自圓其說地掩護着，我汪精衛是愛國的，我是跟重慶通氣的。這個烟幕，在某一個時期，曾經收過細微的效果的，淪陷區裏謠傳紛紛：

汪精衛是跟重慶有密約的。

然而，蒙蔽是暫時的，所以不久之後，人民都醒悟了，不再上他的當，拆穿西洋鏡，真是放你媽的狗屁。

也許是正因為如此，日本人認爲汪精衛不夠征服人民；並且由他先前滿口担保着的，把重慶所有的抗戰份子都歸化到南京來的謊言，始終沒得履行，實現，因之，日本人說他不夠號召。漸漸地，日本人對汪精衛有些不滿起來了，甚至是仇恨着，同時也夾入着嫉妬的成份在裏邊。於是日本人想要推翻汪精衛，甚至不惜槍殺他，苦着時機未熟。

唔，機會來了。汪精衛舊時被槍所擊留在體內的彈片重復發炎起來了，日本政府主張到東京去延名醫診療。主子的命令當然要服從，沒得話說。這，汪精衛怎會料想得到，日本人是別有作用哪。

果然，消息傳來了——按住了好久的新聞終於從東京發出——汪精衛卒因傷重而死

了。

大快人心！

到這時候，若是汪精衛泉下有知，他或許要做悔，悔不該當初幫同敵人，高壓人民，窮虐千萬人民的血肉脂膏，來潤澤飽暖他個人與一家。然而我曉得，不會的，決不會的，這種比「狗」都不如的「貨色」，他是至死不悟的，否則，他倒變成一個是有人心的東西了！

但是，汪精衛倒底是不失為識時務的「俊傑」，識時勢的「英雄」，他雖然沒有做到流芳百世的忠臣，但是，遺臭萬年的賣國賊，終是真的！

陳公博壞在女人手裏

抗戰，最後勝利了！世界，全面和平了！

在此光天化日之下，從前潛伏在特殊狀態之中，被保護在日本人勢力之下的那批漢奸走狗們，一個個地都心驚胆怯，憂慮着安全問題，沒得生路。困之，逃的逃，遁的遁，掩護的掩護，自殺的自殺，淪落的淪落，其實，那能會有這末的便宜呢？

僞南京國民政府代理「主席」陳公博，自全面勝利實現之後，當即發表演說及解放僞組織宣言，大言不慚，儼然正經，真是虧他張得開這張嘴，胃口太好。

過了數天之後，忽從上海路透社電訊傳來，說是陳公博服毒自殺，因傷重身死，一時聞者稱快。但是，有很多人都疑惑着，這消息未免太覺唐突。果爾，在九月一日那天，證實這消息的不確，原是烟幕彈，澳奸的花樣可正不小，不脫政治手腕。

照此看來，陳公博不能算是英雄，他仍怕死，還是想要苟延殘喘。爲什麼呢？因爲奸僞叛逆之輩，到了今天，已是末日來臨，能夠及早自決，未便不是一件便宜事，而且尙有幾分勇氣。

如陳公博服毒自殺，死後居然還有預先寫好的「自剖書」發表，雖然強詞奪理，全係「自說自話」，但是，這樣一殺了之，也可以免掉日後的審判。

然而陳公博却沒有這點血氣。又是一個消息傳來了，他於八月廿五日，帶着他的老婆一同逃到日本去了。（同行者有林柏生，李聖王，周薩摩等共三對夫妻。但據中央社電傳，陳偕奸逆九人出走。）當天一早，陳公博在他警衛隊的保護之下，搭趁汽車一

輛直駛明故宮飛機場，即乘日軍部預先備就的飛機一架，飛往日本。

但是，平心而論起來，在偽南京國民政府這許多的奸逆之中，陳公博尚有三分書生氣，文章確也寫得不壞，可惜頭腦不清，意志不堅，容易動搖，忽而共產黨？忽而國民黨？忽而改組派？又是什麼擴大會議？什麼左轉？什麼右轉？認識不清，見異思遷，最要不得的政治投機家，借着革命做幌子的敗類！

等到「和平元首」汪精衛死了以後，居然做了他的繼承人，做起偽組織的代理僞主席來了，藉以過過「領袖」癮。

真是想不通的蠢東西，日本向我無條件投降之後，陳公博應該在南京待罪，聽候國法審判，（凡參加偽組織的奸逆們，都應該如此。）該殺該刑，無所逃避，或則像陳羣一樣的自殺，還可夠得漢子行爲！那知他竟挈帶大批僞員，向敵國逃去，畏罪得可笨，又復可笑！

可不是嗎？貝當本在外國，尚且要捉回本國法庭，聽候審判。如今，陳公博反向敵國逃去，庸懦怕死，不及貝當遠了。果真吧，我政府方面，已由何總司令向日本提出交

涉，令日本政府迅速把陳逆引渡過來。

陳公博在南京偽組織之下多年，除開他賣國通敵，自有國法審判，丟開不談之外，他的唯一的大大的劣點，就是「好色」兩個字！當他在上海做了數年的「市長」之間，不知給他糟蹋了多少的女人。在他統轄之下的所有的高級女僑員，幾乎沒有一個不給他貪污的！

這中間的主要原因，在於有人投其所好，以女色迷陳，可以大權獨攬，大事賄賂，蔽蒙一切貪污。因之，陳公博落得享受享受，趁此機會，大大地痛快的嚐嚐新鮮滋味，來者不拒，教化子吃死蟹，隻隻好！

在這時候，許多亂七八糟的賤骨頭女人，都想高攀高攀，大對陳公博施展秋波，各顯「戀愛」本領。不過，這批身為女人之便的臭東西，在她們的轉念，當然也不能算是不聰敏，都想藉以「市長」之威力，趁機撈些混水魚而已。愛當然談不到，虛榮姑且有之。

所以曾經紅極一時的「大東亞明星李香蘭，以及「結婚十年」的作者，性學販子蘇

青，都給陳公博度過一夜風流。此外，還有一個粵籍女人莫國區，也迷得厲害。歷根兒一句話，陳公博私底下的醜史，全都壞在女人手裏。

從陳璧君說到林柏生

前故「主席」夫人兼林「宣傳部長」柏生的「過房娘」陳璧君，居然也以「中央執行委員」的頭銜擠在「要人行蹟」之列來去京滬道上，儼然有介事地忙得不亦樂乎。

不過多數的日子，是在上海作寓公。

未知是璧君的爺娘前生作了什麼孽呢？或是她有意跟她的哥哥陳嘉庚搗蛋，要出出姓陳的醜？不肯掩旗息鼓，硬要死出風頭，自命謂「前進」的女「革命家」。

那可憐的，她竟以不拿鏡子照一照她自己額角頭上的電車軌道，而是怕死地還要天天打着女性荷爾蒙，以求長生不老，企圖做個現代武則天，可笑。

除了注射補針之外，據說陳璧君竟還老騷旋勁地，天天須打着「橡皮針」呢？

注射女性荷爾蒙的這注生意，她是作成上海規模最大的鑲鏡醫院院長湯于輪的。提

起湯子翰這名字，上海人本來是很陌生的，自從他娶了陳雲裳做老婆之後，於是這位名醫亦就像電影明星一樣的給响亮了起來，被人注意起來了。

然而，據一般人的傳說，湯子翰也是個「問題」人物。

只要「主席」娘娘駕到，湯子翰就手忙腳亂地親自接駕，動手，唯恐不夠殷勤。本來像他這麼的「名醫」架子，這種注射針劑的手術，祇需看護實施可以了，勿必有勞自己。

某年某月某日，陳雲裳見到有份小報上有篇提起她往事的文章發表，讀了之後，啼哭得在席夢思牀上大滾大跳，氣得死去活來。後來幸虧還是湯子翰機警，提示了她一個報復方法之後，陳雲裳也認為滿意地笑了起來。

隔日，陳璧君照常地又來打針了。

湯子翰將某某小報的那一篇有關於他愛妻的文章指給璧君一看，並要求她設法懲戒。陳璧君滿口答應，這點點小事，真也不要擺在心上，當場顯顏色給你看。

一個電話，將她的「過房兒子」林柏生叫來。罵得他一個狗血噴頭，責備他當「宣

傳部長」當昏了，弄得林柏生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等到事情弄明白，真相大白開來，唔！原來是這麼地一點兒的小事體，何必如此大發雷霆呢？未免小題大做，但是，林「部長」有什麼話好說的，只得「是，是，是」的「遵命」辦理。

這裏受屈，總得到那兒去出氣的，不然難免有「國積」之嫌。林柏生一股子的牛勁趕到「宣傳部駐滬辦事處」，咆哮如虎地大大地把「處長」痛罵了一頓，總算出了一口報復的烏氣。

倒霉來，倒霉去，倒來倒去還不是倒在這份小報頭上，一道「命令」接到，「停刊大吉」，晦氣星高照。

原來「國民政府」的這些「黨國要人」，「達官貴人」，幹得就是如此這般的正經事而已，真是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陳羣自殺

從「一二·八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中國三分之二的土地淪陷於日本帝國主義的

鐵蹄之下，將整整地六個年頭了。這六年中，日本軍閥及其大量的漢奸的侵略剝削工作榨取「和平區」人民的血汗，甚至散佈各種各種的麻醉的有毒的砒素，想培植一大羣效忠於他們的奴隸！

關於這一類的工作，前任「江蘇省長」陳羣做得最出力。

在陳羣「主政江蘇省長」期內，他最得寵的屬下當推「教育廳長」袁殊，因為袁殊的政策恰正符合了「省長」的計劃，袁「廳長」手下豢養了一大批附逆的，能為盡力地宣揚「大東亞」文化的，歌頌「和平」的無恥文化人，如魯風，丘石木，文載道之類。

同時在袁殊的勢力範圍之內還擁有機關報「新中國報」，「小報」夜報，期刊方面有「雜誌」，「鍛鍊」，「文史」，文化界方面蘇州的「新國民書店」，南京的「建國書店」，上海的「衝燈書報社」等等。

現在抗戰勝利了，袁殊自知「下水」必遭清算，所以已經早下手為強地泡了個浴，担起什麼長來了，但是，懲戒的肅清真會這末地馬虎嗎？

話似乎拉開去了，回轉來，歸到正傳。

陳羣的前任是李士羣，因為陳羣早已羨慕「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漁米之鄉蘇州地，所以不惜其獻媚本能，盡力破壞李士羣的地下工作計劃，甚至借了敵人的手謀殺了李省長。

諫「省長」的「德政」如何，只要一問蘇州人，他們總會告訴你聽：

「這條『狗』真是無恥到了極頂，他不但不懂得這次的中日之戰，乃是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大決戰。他竟以替敵人吮吸民衆的膏血，搜括得日不能求一飽，夜不能得一榻，只知填滿其個人的野慾，毫無人性，無人心的『狗』都不如的東西！」

從這幾句簡短的答語中，不難使我們看出陳羣該是這批偽奸之間的一個出色的標準漢奸無疑。

陳羣的出身很是低賤，他是上海人口中所謂的「白相人」，拜老頭子，收徒弟，開香堂，敲竹槓，吃講茶，講斤頭。但是，在流氓隊伍裏，因為陳羣的不夠朋友，時常「拔人家的短梯」，一副勢來勢去的非「光棍」腔調，實是十足道地的「半勾子」。

所以在陳「省長」任期之內，上海有幾個著名的白相人都都走了紅，「官」運亨通。

，交了莫名其妙的邪運。如謝葆生的「政務廳長」，倪家福的「警察局長」。

不錯，戲子要有班底，做官亦如此，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也。否則，一旦舞弊出了毛病，很難官官相護，沒有自家人，就是能夠掩護，畢竟還是吃力的事。因之，陳羣便拉攏了他的老朋友充爪牙。

食色性也，這是人之常情，但是，在色字上面加起一個「好」字，這就未免有些過份，不過有錢的大老，他是不管民間的非議的，有時甚至可以禁止人民的「謠傳」。陳羣就是這末樣的一個東西！

他暖思淫慾似乎已成了貴人們的應有權利，陳羣當然不能例外。

在外表上看來，陳羣儼然是有着學者的氣味的，文質彬彬地常常帶着衛隊到玄妙觀去搜購書畫精本，但是，一考其程度，真是淺薄得會使人笑落門前牙。有一次，他竟出重價買了一部木板石印的淳化閣法帖，視為珍品了。揚揚得意。真是笑話奇譚；連得這點兒的劣等常識都沒有，還配談什麼收藏真跡呢？

此外，陳羣雖然貪婪無厭，可惡可殺，但是，若拿他跟其他的偽奸比較起來，畢竟

倘不脫其梁山上的英雄本色，還有自殺的勇氣，逃過一層就捕受審的活現世報應。

梅思平一箭雙彫

這次抗戰的大時代，對於人事方面，等於是隻提煉人品的大熔爐，也像是一桿戲稱人格的天平秤，那個清白，那個混濁，分得清清楚楚，毫無差異。

像梅思平這傢伙，本來在重慶，還算有些小聲望，可是天生成功的不到四兩重的賤骨頭，寫編要偷偷地逃出來，參加「和平」運動，投到汪精衛的懷抱，幹着不圖天亮，危國害民的漢奸活動。當一名偽南京國民政府的「內政部長」。

在這一大家偽組織的好逆之中，梅思平的無恥與貪婪，可以夠得上天字第一號的頭塊牌子。因為偽政府的「禁烟」事宜屬「內政部」，這便是梅「部長」發財的唯一捷徑。人人羨慕他這席肥缺。

「禁烟」本來是個虛名，是塊空招牌，祇是利用以行「販毒」之實罷了。古人說得好，「事在人爲」，真是一點也不錯，於是梅思平便利用其「內政部長」的職務上的便

利，設了一個所謂「禁烟會計處」。委顧振亞爲「處長」。

當顧振亞接獲這道「委令」的時候，真是喜歡得了不得，幾乎笑脫兩粒門前牙。不消說得，官職雖然比較小一些兒，但是這又是一個肥缺，跟梅思平比較起來，只是一點兒大肥缺與小肥缺的分別而已。顧「處長」本來是名窮光蛋，那知沒有幾個月的功夫，竟已身價萬貫，大腹便便地已是積資雄厚，面圓地變成富翁了。不用指摘別的，單單一看他當時以現鈔貼水之收入而言，爲數已逾千萬了。

由是看來，他的「上司」，「部長」老爺梅思平的收入，已可見其一般，數目之大，可以嚇退老百姓哪！

當梅思平常初加入偽組織的開頭，他有一個女兒，正好就讀於溫州女中。那知她得到她父親附逆的消息後，氣得什麼也似的，大爲不滿，當即發表了一篇大義滅親的好文章，意思是說：「梅思平不是我的父親，我要捉拿他，殺掉他，爲國除奸，爲民除害」。這篇曠世大作，一時全國報紙雜誌都相爭刊載，傳論極爲普遍。但是，梅思平竟被利慾薰了心，情願放棄這位可敬可愛的，忠孝兩全的好女兒，置諸不理，良可浩嘆！

梅思平的結髮妻子，早已亡故，像他這末的一位既有財又有勢的新貴老爺，當然不慣獨宿，還得娶個續弦以解性的恐慌的了。何況他對於性是貪多無厭的。

後來，對象找到了，梅思平的身邊新來了一位「部長太太」，生得漂亮，如花如玉，誰都不羨慕他的豔福不淺呢！那知梅思平尚嫌不足，還要轉着歪念頭，真是餓食貓兒不改性。

毛病是出在梅妻的妹子身上的。因為她跟隨着姊姊賃居在南京梅「公館」裏，年紀輕輕，貌亦楚楚，於是引起了梅思平的獸慾，好像春天的野狗也似的到處尋着對象的一副色情狂，垂涎三尺，想盡博得女人歡心的手法，多方引誘，大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之概！

起初，像煞有介事地一本正經，梅思平斥資令其小姨求學於偽「中央大學」，祇是在他的心坎中存着一顆不可告人的野心而已。繼之，並爲之添置衣服，購買珠寶，餽贈極爲週到，慇懃。把個小姨打扮得花枝招展。無可諱言的，女年少矚淺，不堪引誘，旋即肚中結核，大腹便便了。

男女之間的性愛，本來是非常合於邏輯的，尤其是女性的心理，就是：「男人在沒有辦法的時候，最親信的女人，會離開他而變成陌生的人；相反的，女人在沒有辦法的時候，最陌生的男人會接近她成爲她的最親信的熟人。」何況梅思平與她是知親，近水樓台，自然是容易發生關係的。

姊妹兩人共事一夫，醋波與，梅思平周旋其間，不得討好，吃着快樂苦。這勝利消息普傳後，初謠梅已死，今知梅實未死，然未悉此一對姊妹花是否仍然醋到底；至死不悟耶？

幫閒幹才褚民誼

前南京「政府」已故「主席」夫人陳璧君，與廣東「省政府主席」褚民誼等幾個奸僞漢子，已在廣州被捕。但是，自從全面勝利之後，南京的一班叛徒賣國賊，經捕獲而歸案受審理者，他們却是頭名呢。

褚民誼爲浙江省吳興縣南潯鎮人氏。家居南柵便民橋附近。他的老子名叫杏生，家

道平平，沒有什麼了不得，但自他這個混蛋兒子鬼混進政界之後，便在家享死福，不問外事，頗能盡其老不死的，不善爲父的，安分守己的清逸生活，故鎮人知道褚杏生者不多。也有人說，褚杏生自從他的兒子，參加「和運」之後，倒底亦懂得有些難爲情，難以見着鄉里父老的面，所以跟着兒子離開了血脈地，早不住在故里了。

但是，褚民誼素來是個庸碌之輩，沒有多大的真本實材，沒有被人注意，終是不見其出人頭地的露出頭角來。後來因爲裙帶上的關係，得汪兆銘的援引，竟也榮居要職來了，但是，每次都是在汪逆的直接卵翼之下。

汪精衛當他是個親信，褚民誼把他視作靠山，彼此互相利用，狼狽爲奸，頗有手臂相連之勢。惟褚民誼的顛頂無用，能爲汪兆銘之助者，實在還是有限的。

據傳，褚民誼與汪精衛還是聯襟呢，褚的老婆爲陳璧君之妹。然而同時又有人傳說，褚妻與汪妻，不是親生姊妹，褚妻實爲陳家之丫環。原因是褚妻自幼就失去父母，經陳家收爲婢女，因爲他生得秀麗，非常之討人喜歡，而且爲人又有服從心，勤肯巴結，所以獲得主人的歡心，視如己出，認爲養女。這樣一來，她當然認璧君爲阿姊了。再後

陳家就把她許配給褚民誼，作爲終生的依靠云云。

不消說，頗有些人，對於正經事辦起來不見得有力，但是，幹起空頭事體來，倒能勝任愉快，做得井井有條的。褚民誼就是這樣的一種幫閒幹才，難得的好人物！

幹起正經事來，褚民誼雖然不見得佳妙，却是一塊在樞門貴族裏的幫閒清客的好材料。比如從前在太平時勢，褚民誼的拿手傑作，慣做小丑姿態的出現，幹些點綴昇平歌頌的游藝事項，倒也勝任。

還是很早的時候，從前在南京時，褚民誼老當益壯地提倡過放風箏，提倡過踢毽子，提倡過打太極拳，提倡過拍曲子，都是有過很好的，列入甲等的好成績。

後來，不知怎的心血來潮，甚至不惜以其當年的身份，竟與美人魚楊秀瓊兩口子騎在一匹馬上奔跑，逞趣，尋樂。竟與孫桂雲擦腿。竟與魏新綠配戲，毫無階級觀念，而且不怕攻擊，不愧有提倡娛樂的好精神。

褚民誼擅唱崑腔古城會訓弟的弘飛。某次因串張飛，特將其留之既久的長髯付之一削，京人均稱其勇，肯爲藝術而犧牲。又曾與軍友魏新綠在公餘聯歡社配空城計之司馬

懿。那知他唱得非常高興，在城下搖搖幌幌，竟忘記了是在做戲，似將要幌進城去的模樣兒。窮得魏新綠大恐而特恐地，急得走頭無路，只得低低地對褚民誼道：

「秘書長，進來不得！」

這一段笑話，一時都傳爲茶餘酒後的好資料。

然而，褚民誼藏在肚子裏的天賦本領，祇有這一點兒幫開清客技倆，你要他幹起大事來，當然沒得辦法的。不能苛求於他。不過，官架子却是十足的，神氣活現，目空一切，拍上不承下。前面所提起的，說褚民誼沒有階級觀念，那因爲女人是例外的。

江湖出身劉星辰

「指點迷人去路，提醒欠困英雄」。

「測字看相，奉送手相」。

這是馬玄學家，劉星辰的廣告招牌。

若然你是老上海，或者不很健忘的話，也許能夠模糊地記憶得起，在跑馬廳節孝坊

後面的龍門路口，整年累月的坐着一個測字先生，他的名字劉星辰。

瘦長的尖削臉龐，架着銅腳的平光眼鏡，穿着一件醬油顏色的藍布長衫，賊頭狗腦地端坐在測字攤後面，眼見有人走過他的攤前，便會拉直喉嚨叫喊道：

「測字看相，奉送手相，分文不取」。

「提醒久困英雄，指點迷人去路」。

「真不真當場試驗，靈不靈過後方知」。

但是，劉星辰的眼睛，本來可以不用戴眼鏡的，祇因為他覺得，若是不如此，似乎不夠顯出他的威嚴來，或是學者風度。因之，劉星辰非常尊重他的那副平光眼鏡，視若第二生命。

不過，讀者別小覷了他，提起此馬倒也來頭大呢，他就是八月十一日之前的「上海特別市經濟局長」，亦就是從前的「上海特別市物品配給處長」劉星辰哦。

但是，一個庸碌不堪的測字先生，他怎會「榮膺」要職的呢？這不是笑話嗎？他憑什麼資格可以當「官」，難道他竟還有「銓敘」資格能當「特任官」嗎？且慢，聽我道

來，其中自來道即在。

明明是個「白衣人」，怎能任「處長」「局長」呢？

數年之前，（年月記不清了）。有名周佛海的當差，走過跑馬廳後面，給劉星辰拉住了，硬送手相。劉星辰憑着他的一副江湖本事，以及一些麻衣，柳莊的皮毛訣竅，講得那名當差的神祕莫測其高深，似信似疑，終之，當差的鈔票改了姓，到了劉星辰的手中就是。

不過，有句話兒給劉星辰講中了，他對那當差的說道：

「老兄，看你天庭昏暗，撥雲不見天日，定有禍事來臨，所以兄弟勸你趕快回府去，說不定竟有見棺之殃呢！不過敵相士是照相直言的，還請老兄不要見怪！好在君子問災不問禍。老兄，如果看得準，請你介紹介紹！」

當差的聽了劉星辰的話，覺得全是放他的狗屁，於是他帶着一顆無名怒火的心奔向公館去，心中好不憤恨，責備他自己不會將這許鈔票去買甜的鹹的吃，而竟給江湖騙去，反而聽了這麼兩句狗屁的鬼話，真是倒霉！

不知道是測字先生交了運呢？還是當差的倒了霉？

當差的家裏來了一封火燒信，他的老婆死了，囑他即刻回去料理殯殮。

事後，當差的把測字先生的屁話講給同伴聽，大家都覺得靈驗無比，一時傳為佳話。

後來傳到老爺周佛海的耳朵中。

劉星辰真是榮任之至，他竟做了周公館裏的上賓，給佛海看相。

恭維，拍馬，不在話下。要緊的是，劉星辰說周佛海將來必長財政部，必更大富大貴，……說得周佛海笑咪咪地閉不攏嘴，稱心滿意。當然的，在測字先生，他是獲得加倍的潤資，滿載而歸。

時間又是數年過去了。

「大東亞」戰爭爆發，日本人的統治勢力佔據了中國地的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了，周佛海果然榮任「財政部長」兼「中央儲備銀行行長」等職。

後來汪精衛死了，陳公博代理「主席」，上海「市長」一席由周佛海兼任。「官」上加「官」，真的「大富大貴」地應了劉星辰的預言。

測字先生在報上看得眼花了，他只注意「周佛海」三字，其他的「要人行蹤」，全不放在他心上，因為他是計劃着，怎樣去拜見「部長」大人。

十足的有兩個月之久，測字先生丟了生意不做，專門去拜謁周「市長」，忽而「市政府」，忽而「中央儲備銀行」，結果，每次都是不得要領。但是，劉星辰沒有灰心，若非見到，決不能休，於是他把測字攤搬到外灘去，以收一舉兩得之效，既能測字賺錢糊口，又可候到「市長」的大駕。

果爾，這辦法挺好。周佛海答應他候機會。

不久之後，「行政院」例會通過特任劉星辰為「上海特別市物品配給處長」。

劉星辰喜得跳了起來，這是晴天一個霹靂，他竟有這步「官」運，為什麼他自己怎麼沒有算到這一着呢？

這是一個肥缺。市民儘可以不吃黃糙米飯，不用發配給糙米，或是碎米，蛀虫對拌

的獸皮紅麵粉；但是，「劉處長」的「公館」裏却一日不可無杜米。因為他是「廳長」，他可以包扣配給品，變賣鈔票，掉買杜米，日用品，囤積，居奇，操縱，發「國難」財，謝謝周「市長」，託庇「昭和皇軍」，真是平步登天，得隴望蜀，不勝威武。

自從光明來臨之後，大小偽奸們雖然都躲避起來了，不敢再露頭目，但據接近劉星辰左右的人說：他雖則也頗惶惶不安，但在表面上却是嘴硬骨頭蘇地咕嚕着：

「我劉星辰即使被捕受審，就是死了也無冤，能有幾個測字先生，能像我樣的做到「經濟局長」呢！」

傀儡皇帝溥儀

在敵人支撐之下唱了二十年的木偶戲的「滿洲國」，現在是完了，跟着敵人的投降完了。抗戰勝利，山河光復，東三省依然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惟當盟國蘇軍攻入東北各省的時候，偽組織的「滿軍」是協助過敵人作戰的，因此，蘇聯就提出了傀儡皇帝溥儀也應列為世界戰爭罪犯之一，要求提審，於是大家又注意到這位過了一陣木偶皇帝癱的

溥儀來了。

關於溥儀的消息，也是傳說不一，無從證實。

據「丁格爾的「中國革命」」一書中載道：「那位有點像昭君和喬樸的胡清白頭宮女——而又以「宮女」自稱，別號「美國白太太」的德菱公主曾有一段對話說：

「請你把那嬰孩皇帝溥儀的血統告訴我，他那一部份顯出是漢種」？

德菱公主答道：

「他是前清攝政王，載灃的兒子。那王爺是半漢種，因為他母親不是滿州人，那小子皇帝的母親是四分之三的漢種，而小皇帝母親的母親則是完全的漢種。其父則是半漢種，由此而見小皇帝的血統為漢種多過滿種」。

關於溥儀的漢族血液，究竟佔有幾分之幾，那自然則有待那位數學家打算盤來報告清算實數了。

講到嬰孩皇帝的逸事，當然說不盡說，記不盡記的。在清朝的末葉時代，他以幼齡承繼大皇，實權則操在隆裕太后手中，而當時攝政王，那桐，張之洞，徐世昌等，亦各

具勢力，所謂政出多門也。每逢上朝的時候，終是由攝政王抱着這個嬰孩小皇帝於膝上。惟溥儀生性好動，稍許端坐了一會兒，他就要叫哭不已，而議事又不能中止，於是溥乃帝常哄撫之曰：

「不要哭，乖乖！一會兒就要完了，快完了哪！」

必須要這樣的重述數次，溥儀才會稍止其啼。

然而當時的一般大臣們，大家都認爲不兆，每聞此言，全都顯着不悅之狀，認爲決非好現象。出相時時常咄咄私語着，小主坐朝卽哭，王爺又說「快完了」，恐非吉兆。

果然，武昌一聲起義，清室真的就完了。

後來張勳復辟，這位小皇帝又被利用了一次，可惜布局未妥，而段祺瑞馬廠誓師，兵臨城下，每天用飛機威嚇，以清宮爲目標。當時婦女奄臣，只要一聞機聲，就都惶惶得不可名狀，亂相奔逃，獨溥儀不怕，且以爲樂。他每當見飛機來了，卽伏在簷下，聞聲稍遠卽出，拍手大呼曰：

「快出來吧！完了！完了！」

隆裕太后聞而斥之曰：

「汝小時坐朝愛哭，汝父說『快完了』，果爾不久清室即亡。如今恢復尚未成功，你却又大呼『完了！完了！』！如此這般，清室的復辟還有希望嗎？」

當隆裕太后說畢，她就痛哭不已。

結果：那次的復辟，果然又是一個不成功。

從此之後，溥儀被趕走了，他就熱居天津張園，本可度其優閒的少爺生活，可惜他仍不安份，滿州事變，竟又被敵人牽去當傀儡。好景不長，現在又是完了，永遠完了。

聽說他在做偽滿的「康德」皇帝的時候，日夜爲日人所監視着，行動極不自由，而且生活也極不豐裕。有一次，南京偽組織的「駐滿大使」，問他需要些什麼的時候，他偷偷地說：

「請你送點英美貨的三五牌香烟來扯」。

溥儀最恨隆裕太后，他致胡適之的一封信中，痛罵慈禧為「萬惡愚婦」。他自詡其聰敏，實際上他除了會過退位的少爺生活和寫些不通的文章之外，永遠是被人牽着玩的糊塗糊塗罷了。

止厂先生曾記他在北平故宮中所看見的溥儀所寫的歪詩一首云：

「月亮出來了，她坐在院中微笑的面容，忽然她跳其（起）來衝着月亮鞠躬，一面說：好潔淨的月亮，菊呢來個哉。（一九三三北京Henry）」

你看了不要發笑嗎？聽說現在溥儀已不知逃到何處去了？不過現在不比從前了，現在是抗戰勝利了，看他逃得了，還是逃不下？終有一天是要被捕歸案受審的，終有這末地一天，大家相信。

陳彬龢的劣跡

陳彬龢，因為他是上海社會人物中，被人所最注目的一條狗，所以對於他的消息，亦就散佈在各報上最多，最多。然而有許多消息，我想大家都是以意猜測的，於是以後

便互相傳述，遂成了撲朔迷離之感。

提起陳彬蘇的「賣國罪狀」，實在多得無可計數，單以他在「申報」上所發表「評論」，已經足夠證明他的「賣國求榮」，「恬不知恥」的勾當了。陳彬蘇不但麻醉了國人，獻媚日人，而且當他縱躍「申報館」的時期，真是炙手可熱，臭架子搭得十足。凡是在申報館的老同仁，稍有血氣者，大都不願與之同流合污，拂袖而去。只有一部份為生活所迫的職員們，依然守住老家，受盡他「典型漢奸」的種種烏氣。

這個文化敗類的臭東西，他一方面用惡辣的手段，奪取了申報的地盤，作為他攔入「獻媚敵僞」「混淆黑白」的宣傳機關。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又糾合一般僞方同黨，組織什麼叫做「上海市新聞協會」，（復又改名為「全國新聞協會上海區分會」。）專作敵僞情報機關的「利用品」及應聲虫。

但是，陳彬蘇除了自己已有見大佛就拜的一種醜姿態之外，另外却還要拉攏向在安福系的李思浩，硬捧他去擔任「新聞報社長」。此外，更給袁殊見了有機可乘，所以委派魯風去衝進了「新聞報」編輯部，趕走了舊有守住本位的清白文人。

貪婪，無恥，儼陳逆者，應該剝開他的老臉皮，給大家看看。但是。關於丁默邨的「遊民勞働營」，陳彬鈺管理得更可是可殺之至，然而又復可笑而又可憐，原因是：

陳彬鈺打算把遊民們送給日軍到前線去充砲灰，做苦工，爲了這件事情，後來陳彬鈺還和日軍當局鬧了一點小風波。因爲陳彬鈺一心想拍馬屁，希望得到更大的利潤，所以不惜墊下一筆本錢，他把遊民們送到蘇州去，大概用了四五百萬元之數。他本來是個一錢如命的吝嗇傢伙，那肯就此罷休，於是便向「連絡部」報賬。當時，「連絡部」遂發下五百多萬元給他，他真心花怒放，笑顏逐開呢。

那裏知道，好事多磨，過不了幾天，日本人想想有些懊悔，於是「連絡部」又向他要回這筆錢。陳彬鈺當然不肯，討錢，賴錢，雙方鬧了好多時候，結果還是陳彬鈺空歡喜了這五百多萬元，真是卑鄙之極。

說到蘇州，因爲陳彬鈺是蘇州人，他就想趁此黑暗世界的惡勢力環境，要組織新的同鄉會，藉以併吞舊的同鄉會。在上海的蘇州人，本來是有一個蘇州同鄉會的，有半江公所，有財產，有收入，因之，陳彬鈺看看眼紅起來，打算想吃死人骨頭：所以預備用

同鄉會名義去接收平江公所。

陳彬蘇雖然是一個蘇州人，但他却不明白上海的蘇州人的歷史。實在的講起來，平江公所，雖是公產，但與同鄉會毫無關係，創辦的時候，是因為一位姓陳的同鄉，出資獨多，所以那陳姓是有轉權的，現在若有外人要去接收平江公所，那姓陳的子孫輩，當然不能答應的。

陳彬蘇雖也姓陳，也是蘇州人，但是，此陳不是那陳，陳彬蘇的祖宗並沒下過這注積德錢，所以被他們嚴詞拒絕了，弄得一場無結果。

關於陳彬蘇的立身行事，大概的都在多數人們的腦海中間，留下了極其惡劣的印象，所以不必多舉。他喜歡金錢，見財如命。喜歡女人，也是誰都可以知道的事實，揪住了紅遍「東亞」的「大東亞明星」李香蘭，天天往國際飯店跑，堪稱郎才女貌，不知底蘊的人看起來，真是儼然夫婦。那知却是一對臭而不可聞的野鴛鴦哪。

不過他還有一種嗜好，恐怕普通人們，不大會得注意的吧，那就是喜歡搜集書籍和字畫。本來，這是讀書人的本色，無容好奇，但是，祇因為陳彬蘇是個文化販子，自己

却不會寫文章的，所以才夠使人耐味。

這個恐怕太奇特了吧，陳彬蘇不會寫文章，那他怎能「榮任」「申報社長」，而且發表社論。說穿了，不奇特，他的大作完全出於捉刀人之手，祇是署上一個名吧了。

在以前，他還沒有得志的時候，藏書雖多，無非都是供他剪裁參考之用，毫無精本。但是，等到他「發財」之後，覺得鈔票無法去化，於是撥出一部份鈔票便大量地收買若干精刻的舊書，同時又大事購買名畫，尤其是張大千的作品，山水人物，無不適合胃口。在那短短的幾年中間，確曾給他蒐羅着不少的精品。

人家還疑惑他也學着暴发戶的姿態，附庸風雅起來了，但是，不久以後，西洋鏡完全拆穿了，原來他收買這些東西，無非爲着獻媚「貴賓」而已。他要投其所好，作爲聯絡感情，鞏固地位之用，東手得來，西手送去，徒然將許多名貴的物品，流入異域，實是無恥之頂。

在日本投降消息最初發表的一天，是八月十日。十一日那天就有人說陳彬蘇逃走了。然而十二日那一天，「申報」上發表由陳署名的「從南京回來」的文章，藉以表示他

尚在報館，沒有逃走。後來據人說：他本來約定十日從南京回上海，他的汽車去接他，沒有接着，於是就有逃走之謠，在十一日，他回到上海，還不信日本真會投降，因此，發表了這篇文章，也算闢謠的意思。

後來日本投降證實了，忽傳陳彬蘇自殺。這個消息，因陳尋自殺的消息及到了他。大概以爲像他這樣的一個人，非自殺不可。但是，自殺也不是容易的事，只有陳尋一個。

有一消息：說他做了和尚了。滑稽得很，不知怎的想到了道一着，或者因爲他曾和和尚打過交道吧！遁入空門，便可以消除罪惡嗎？這有點小說的臭味。

後來又有人說：「陳彬蘇在蘇州被捕了」。

還有蘇州人說：「看見他在蘇州的戲院裏看戲」。這真太爲着了，不過和被捕的消息，當然矛盾。可是有幾份報紙，說他並未到蘇州，而是躲在虹口。究竟是怎末樣？也無從證實。然而宇宙雖大，何處是奸逆的容身之地呢？

吳叔同存心不良

吳叔同本來是一個起碼律師。最初原是一家書店裏的一名小職員。當然沒有什麼大不了，但是，自從日軍的鐵蹄踏進租界之後，他便動起腦筋來，打算派竄頭。

究竟是識時務的俊傑，好漢不吃眼前虧，看看太陽，得意洋洋，自命為向日葵派，大顯其拍東洋馬屁的本領，像賣淫婦做媚眼也似的大送秋波，非常親善，過從甚密，夠得上神通廣大，居然冉冉日上，升入青雲了。

就在這麼樣的交往過深之中，加之在那種特殊狀態之下，運用着化學作用，使上海出版界的一部份變了色，產生了一個所謂，「中國聯合出版公司」。

如日之升的吳律師，今非昔比，士隔了三日，當以刮目相看，吳叔同假借特殊勢力，搖身一變，居然榮任中華書局經理，獨擋一面，大權獨攬，目空一切，因為眼界太高，所以沒有把一班小職員同人放在眼角裏。他的一對眼睛比他人生得異樣，祇利於看上，不便於看下，所以對那股特殊權威者，極盡其諂媚之能事，顯盡其奴才的醜態，為其

衣食父母宣傳麻醉同胞的毒素文化。

記得有一次，中華書局不幸遭了火神菩薩的光臨，大火二三樓，損失浩大。那知道位吳經理等到災禍過後，正在策劃善後事宜的當兒，不知怎的心血來潮，四出託人，抖擻銷售該公司前存所有的鈔票紙及捲筒報紙等，預備私入腰包，發一筆趁火打劫的大財。

後來，又不知怎的轉換了方向，犧牲個人，做了人情，將這許多紙張去捧給日本，以博青睞，用在印刷偽幣，用在發揚「大東亞」文化，罪大惡極。

當時，中華書局既殃火災，又遭內賊，在財產損失的數字上，的確是一筆很大驚人的數目。但是，限於當時是在特殊狀態之下，書局裏的同人們被壓在特殊環境之下，祇得敢怒而不敢言，有什麼好說的呢。

講到踏進「中聯」，那只要做人有了本領，懂得一點訣竅，難保不會得節節高，步步高，同時他把自己的頭削尖了，鑽得相當厲害，套線得法。值得慶祝的，經過他的九牛二虎之力，撥雲見日，榮攀董事長之職。

「中聯」有了一個吳董事，有了這末一個大人物，憑他那副磕頭屈膝的獻媚醜態，加上吳董事的大顯神通，排山倒海，偷天換日地就大出風頭。每逢春秋兩季的開學前，池馬上把「中聯」的偽訂教科書，大批的抓進，藉假他人的名義，囤積居奇，大發「國難財」。

關於教科書雖然有限價，但在公開的地方却買不到，如果能給你買到，除非你的本領比吳叔同還要高明。市面上的教科書，每到兩季開學汛之前，早已給這位清道夫一掃光鈞了。

放着心吧！清道夫本人決不會把書本子吞進肚去的，他也不想做做生意而已，一本萬利，所以不久在黑市中他便又大量的吐了出來。所以研究動物學家，誤認他為反芻動物，真是該打手心！

每一個做家長的都在詛咒着，學店裏的學費既已如此之貴了，什麼都有黑市，連教科書也有黑市，真是難關層層。但是，他們那會知道，這就是吳叔同的恩賜呢！

現在，這位大人已面如個月般的身價萬貫了——難怪學生的家長都乾癟了下去。然

而如今勝利的光明突然到來，平時縮在黑暗勢力中的吳奸逆叔同，成了怕見光明的寄生者，私底下還想運用他的故伎，掩蓋「中聯」。但是，不行了，現在是見到青天了，沒有這末容易。

八月廿六日下午一時，該公司已由憲兵司令部特派上海憲兵隊予以查封了！

文載道「變節」始末

再過一個時期，文壇上一定會有人提倡重整「雜文運動」。雜文雖然大有發展，但是，必須要以新人來培植，過去的那一夥雜文家，有的遠去他方，音訊全無，如王任叔，列車；有的已經病故，如周木齋，而有幾個則喪失了名節，將成爲他人筆誅的人物，如文載道，周黎庵之流，「邊鼓集」，「橫眉集」的諸君子了，看來是無法重聚了！

當時雜文家們，對於漢奸，罵得絲毫不容餘地，他們時常提起洪承疇，安知在敵人踏進「孤島」之後，有幾位居然也做了「貳臣」，洪承疇還是在獄中變了節，而文載道却是意志不堅「自動」變節的。

在「八一三」之前，文載道還用他的真名金性堯，編過幾本書，並不爲人注意，到了柯靈主編文匯報世紀風後，他便以文載道的筆名出現，翻書的本領很不錯，寫出來的東西能引古證今，尙不嫌十分空洞，於是也列入了「魯迅風」作家之羣。

幾年以來，他曾諷刺了不少的人，在一二·八日軍進佔租界後，他應當走向可寫文章的地方去，不然也該學學唐弢，不聲不响不寫文章，渡過一個時期，因爲他的家庭情形很不錯，並不需要他賣文維持生活。比如章鐸聲，他不但毫無積蓄，而且負有一家六口子的重擔，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中，他不但沒有去當漢奸，甚至連「和平文化」都沒有動過一筆，他只是耐着勞，忍着苦，擺攤頭做小販，甚至走單幫販杜米，嚐透了苦楚。可是文載道竟抱着風頭主義，又到「和平文壇」上來活躍了，想不到他以前雜文中誅伐的對象，竟是他自己。

當周黎庵辦「古今」之後，文載道也跟着「出山」了，文章失去了「魯迅風」，一寫都是萬餘字洋洋大文，大半是抄書，牢騷雖多，而歌頌功德也不能免。

幾年以來，文載道雖未喊過什麼「大東亞」與「和平」，可是對周作人却異常崇

拜，筆下常常恭維陳公博，袁殊，因為他們肯挖出錢來收買文化人和辦「報鎖性的刊物」。

在「古今」在雜誌界中佔優勢的時候，文載道就跟着朱樸之，文章中頗多諂媚之詞，後來「雜誌社」召軍賈馬，文載道又去鑽袁殊的門路，最先與吳江風，哲非，蘇青，譚維翰，班公等爲伍。有一次袁殊率領一羣文人遊蘇州，在一個歡宴會上，文載道特地揀了一個肉圓，放在匙中，離了座位，送到袁殊面前，以表示誠敬之意，張口「袁公」，閉口「袁公」，想盡方法跟袁殊接近，勸他辦刊物，最好辦一個像「古今」一類的刊物，後來果然給他目的達到。他的「文史」，先由「古今社」出版了一期，第二三期則由袁殊資助了！

文載道有阿芙蓉之癖，說來也許有人不會相信，但是，關於這個，與他接近的朋友都知道。每天非睡到正午不起身，面黃肌瘦，一副懶洋洋的樣子，烟癮十足。

文載道雖不是如何的罪大惡極，可是他的行爲，却令人感到卑鄙，就拿他的外貌來說，近來變得尖頭鼠目，說起話來頗有紹興師爺的腔調，見了僞方的大人物便拜倒，一

點骨氣也沒有了，完全成了幫閒者，那像過去是一個前進的文化人。

他的太太武桂芳，過去也是一個前進的女作家，作品多在「文藝新潮」，「文藝陣地」上發表，後來因為文載道變了節，受了許多舊時友人所唾罵，一時氣憤，竟鬧着要離婚。後來還是文載道的父母替他們解決了這場風波。

還有一樁更無道德的事，就是周木齋有大批藏書，寄放在文載道家裏，後來等到周木齋死了之後，文載道竟全數吞沒，作為己有，連周氏生前的好友，也不肯出借。

文載道在「和平文壇」上活躍了幾年，所得的是什麼，他並沒有大紅而特紅，也沒有做官，祇拿到些細微的稿費，在陶亢德「經理」的「太平書局」出了一本文集，題名「風土小記」。然而在北方，却有兩個雜文集出版，這是他費了很多的心血，才得與周作人（藥堂）為伍。

但也可見其用心之卑劣而可憐，不過現在他又作某種蠢動，希望大家對之以遺棄的

態度吧！

獻呈「還都圖」的吳湖帆

提起吳湖帆這三個字，凡是住在上海的人，或是比較留心書畫界中的人，無有不知，那個不曉的道理的。吳湖帆是海上大名鼎鼎的名畫家。

吳湖帆原為清末以書生而請纓打日本但結果弄得一敗塗地的吳大澂的嗣孫。太徽富於收藏，湖帆名門之後，雅好書畫，嘗則取法宋徽宗的瘦金體；畫乃摹擬元明畫本，雖然極少創作，但不愧為海上名家之一。

可是吳湖帆平日，每以世家眩耀於人，一若買畫之人，買其屢歷然。惟自抗戰軍興，半壁淪陷，於是吳乃乘機而起，往返於新貴之門，拍馬鑽營，無孔不入，極盡其獻媚醜態。

壓根兒，給他弄到了一官半職，一度榮任「江蘇省立圖書館長」之職，不過可憐得很，僅僅過了一天的官癩。惟在最近的二三年來與陳彬蘇，吳頌泉輩過從甚密，因此一登龍門，聲價十倍。標榜鼓吹，無微不至，例如常替「古今月刊」繪封面等等，儼然以

畫壇祭酒自居，大有目無餘子，捨我其誰之概。

當汪精衛六十生辰之際，吳湖帆即獻畫祝壽，說者謂此類私人酬酢，可置勿論。但是，他的大作最堪注意的，下其窮月之工繪成的那幅「還都圖」名作，獻呈南京偽國民政府，博得全體僞奸叛逆們的一致「好評」。當然囉，至於國家的民族思想，在吳名畫家的腦海中，似乎已經毫無影子了。

按吳湖帆的傑作，敵人最喜愛之，收藏頗豐。然而那班高等漢奸僞員中收藏他的名件的亦不在少數。陳公博曾將所藏吳畫，於七月空襲時登「申報」拍賣三十萬元。

現在，光明重見，河山恢復，僞府解體，僞員星散，但是，我却奉記吳名畫家的那幅「還都圖」傑作，不知落在那兒，如何下落？

今年春天，前南京「偽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逝世周年忌日，吳湖帆名畫家填其絕妙好詞，以爲紀念「汪故主席」，刊之「申報」，洋洋灑灑，蔚爲大觀。閱者皆以爲吳畫家才氣橫溢，書畫詩詞，較之鄭虔三絕，又加一絕哪？

昔者宋朝宗室趙孟頫子昂，書畫兼長，蓋世無雙，後來做了元朝「承旨」，論者惜

之，聲價大貶。但是，在現在事變之後的吳湖帆，他雖然還夠不上前者的資格與聲望，不過像他這末地不顧身份貞節，竟無恥到這般田地，畢竟也是可惜之至哪！

性販子蘇青

要是你覺得蘇青這個名字陌生的，除非你沒有讀過「結婚十年」。平心講一句，這是一本暢銷的書，自從「事變」以來，沒有一本書再比「結婚十年」銷路好的了，除了周佛海的那本「往矣集」之外。

因了書的風行一時，作者的大名當然亦紅了起來，於是提起蘇青，在「大東亞共榮圈」內真是那個不知，誰個不曉，紅極，紅極，紅得跟「大東亞明星」李香蘭並駕齊驅。

在以前，在文壇上從來沒有聽見過有蘇青這末一個人的，她是後來居上的新進作家，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但是，蘇青怎的會踏進文化界的呢？她是由「和平文壇」健忘柳雨生拉進來的，而且一手提拔起來的。

那時候，蘇青因為覺得離婚之後生活的苦悶，於是寫點文章投到柳雨生主編的「風雨談」上去，大談其從結婚到離婚之間的性生活，大胆，耐味，堪稱上上佳作。

柳雨生見有機可乘，便向蘇青進攻，盡力奉誠，盡力捧場，蘇青認為良機不可坐失，利用他在文壇上的地位，於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柳雨生的請求，准予通融。結果，蘇青的肚中有了結核，這病源當然是柳雨生的細胞侵略所致。

蘇青有點兒紅了。「結婚十年」出版了，風行一時，騷動了一大部份的年青讀者們，人手一冊。但是，這本書怎末會如此暢銷的呢？理由似乎很簡單，因為這是一本淫而不露的科學性史，尤其是寫述這些男女之間的性愛故事，竟是出於女性之手，而且寫得那麼地動人，大胆敢言。

自己沒有讀過這本「奇書」，因我的脾氣從小就不喜歡看「燈草和尚」以及「肉齋」這一類污穢的書，甚至是談脫生的「性史」。我怕看了這種書會影響自己的青春活力，所以終是沒有勇氣敢讀「結婚十年」。

論人品：真是乖乖不得了，一雙放大足，黑漆的臉兒，一個騷形怪狀的半老徐娘。

但是，論人材，蘇青倒是一名能幹的女性，她也曾「榮任」「市政府」的僑員，繼而升級爲陳公博的「女秘書」之一。

看樣子，蘇青似乎很慷慨，毫不自私，她主張生爲女人之便的身體，應該讓男人方便的，可以「通融」的時候應該「通融」。如此：不但給男人以方便，就是在她自己亦何嘗不方便呢。

這便是蘇青的性學觀念。

陳公博對於選擇女人的目標，素以不嚴格爲主，抱着教化子吃死蟹的態度。

女的爛交，男的不挑，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自然容易一拍即合，二位一體。

這個範圍的傳佈出自蘇青自己之嘴。當她離婚之後的某個時期，她是耽擱在某著名雜誌發行人的樓上的，有一天，蘇青喝醉了；醉醺醺地順口吐出了她與陳公博的祕密，於是發揚開來了。

後來據某公的評論，他實在不明白蘇青當時的用意，不知她因酒而衷心勃勃呢？抑或是覺得與陳「市長」有染而認爲無上光榮？這只有蘇青肚裏自家明白，非外人所能知。

其詳的。

「影戲大王」張善琨

自稱「影戲大王」的張善琨，本來是一個穿着藍布短衫褲出身的小流氓，後來因為靠了他一副天賦的續營拍馬本領的得法，所以漸漸地踏進了游藝界，暨而跨進電影圈，由大世界，共舞台，電影公司。論人才，根本不配幹電影事業。

誰都知道的，電影原也是國家宣傳的一種利器，非但能夠教育大量的觀衆，而且還可以爲國家爭光！尤其是在國難重重之中的電影事業，更是民族戰爭中的一支最「尖銳」化的機械部隊，借它的力量能夠喚醒醉生夢死的後方的人民，這效果確實是不小呢，所以抗戰還是離不了戲劇來加以宣傳的。

電影事業的重要性既如此，那末怎會給張善琨這個混蛋東西把持着的呢？這不是有人去請他來的，這是時勢造就他的「英雄」地位。

抗戰之後，國軍內遷，上海電影界的前進份子也都隨着國軍往內地去。留在上海的

，沒有了大將，僅是一批廢化們，於是張善琨的機會來了。在抗戰初期，他自辦新華，華新，華成，在表面上看來，儼然是個電影界的「大王」，喧赫無比。但是，在他的內骨子講起來，却是個十足道地的投機份子。

一二·八以後，上海完全變了色，整個的環境全然給日本人統治着，成了特殊勢力之下的黑暗世界。在那時候看來，張善琨却是不失為識時務的「俊傑」，他自從抗戰起後，當即投入敵人的懷抱，作着一頭鷹犬，一見敵僞奸逆便拜倒，像是磕頭虫也似的沒有骨氣。

在這個時期，張善琨便將自己的三升公司歇閉，並把國華，藝華等幾家影片公司亦都拉在一起，合併組成「中華聯合影業公司」，自任經理之職，居着領導地位，而竟做了影壇上的統治者。這樣一來，張善琨的地位當然益發鞏固了，聲望日高，同時身價亦就大抬，這可以說是達到了他的目的，因為他的原定計劃，無非是想撈幾張鈔票和玩女人而已。

靠「昭和」勢力「發國難財」的目的如了張善琨的心願，所以即使是出賣國家民族

的毒化宣傳，他也是甘心情願的。於是「中聯」公司盡量地攝製着猥褻諷刺片子，至於「萬世流芳」尚可原諒之外，他如「春江遺恨」這一類的奴化影片，該是罪無可赦的了。

張善琨成功了敵人的外國紅人，於是貴人多忙，賤者多勞了，不辭辛苦地東奔西走着，今天參加什麼會議，明天出席什麼大會，看起來怪像是個大好老式的「新貴」人物。

記得有一次，張善琨去首都「文化協會」出席，居然當衆發言，大拍偽政府「宣傳部長」林柏生的馬屁，滔滔不絕地，把肉麻當作有趣，甚至引得那般偽好的聽衆都嗤嗤地暗笑着，可謂無恥之極。

論思想，根本談不到，張善琨祇具備着一個簡單的腦壳子，沒有什麼頭腦可言，所有的，倒是在女人的圈子裏打混，頗具一點聲望。但是，這意思並不是說張善琨懂得戀愛哲學，能夠博得異性的欽佩，敬仰，這是誤會了。他是仗着他自己的地位，用物質去引誘女人，用勢力去威脅女人，十惡不赦，實是個女性的魔王。

講句並不是過甚其詞的話，凡是屬於他勢力範圍之內的公司中的女演員，明星，甚或是漂亮的臨時演員，差不多竟有十分之八九的都給染了。且舉一二個例吧，前曾轟動一時，紅遍半個天下的廣東明星，現在已嫁得如意郎君，但當她初到上海的時候，第一個發生關係的還不是老板張善琨嗎？當真的，張善琨在她面前確是獻過一番殷勤的，並且也費過相當的苦心，他爲她特地開長房間於國際飯店。但是，這是禁宮，若非張善琨本人，他人是不得進出的，除了那位例外的「御定宣傳員」嚴次平，有「御旨」要囑咐他到外面去吹法螺的時候，召見授意之外，平時也很難非請莫入的。

關於拆散黃紹芬的美滿家庭，誘姦陳燕燕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無須贅述。但是，這祇是張善琨誘姦女人中的一件事發被露的消息，其他的，沒有給外界發覺的眞多着呢。

然而，張善琨畢竟是個「聰敏」人。

在七月間，他看到局勢的突變，知道一旦抗戰結束，勝利實現，光明重見的時候，對於他自身是不利的，而且是岌岌可危，於是他便毅然地決定，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有

野蠻地到內地去了。他先是解決了在滬的各項問題，把自己的產業，女兒，都有着極好的安排與交代，然後再偕童月娟二人秘密去屯溪。

在屯溪，張善琨就被扣押起來，本來是要就地正法的，後來經過一部份人的討情以後，終算留了他一條狗命。

最近據內地來上海的朋友談起，張善琨經當局依法起訴後，曾數度將其傳訊，現在已予判決，判決他徒刑七年。

張善琨真是太徼倖了，僅僅判處七年有期徒刑，這實在太便宜了他，像他這種東西，實應當衆槍決，才夠大快人心。不過這七年的牢獄生活，已足夠他好好地檢點回憶，他究竟做了多少對不起國家社會，也對不起自己的罪惡？

在光天化日之下，決不會放鬆任何一個漢奸的，像張善琨這「貨色」的下場，只是最低等的一種儆戒，原非我們意想中的嚴辦。但是，爲漢奸者，你們都擔心嗎？尙有頭等的國法正等待着你們去享受哪。

「大東亞明星」李香蘭

八年來淪陷區裏的電影界，表面上還算蓬勃，實際上真是「黑暗時期」，它只是「暴發戶」娛樂的好地方。講到圈子裏的內幕情形，更是醜惡到一團糟。

影片的主要號召是明星，所以明星「吃相」得不得了，尤其上海人是愛明星的。「交際是明星第二生命」，不善交際的永遠不會走紅，尤其是女明星。「登龍術」不外給上司或導演「拍馬」，最好是不惜犧牲地做他們的暗底下的掛名「姨太太」。此外，對於敵僞奸逆新貴輩間，也得運用同樣方式。

但是，另外還有一批電影從業員，除了不愛惜自己的私生活之外，竟還喪心病狂地幹着無恥的勾當，非但未能替祖國發揮應盡的責務，而且還幫同吞噬祖國的暴敵來施出麻醉民衆的影片來動搖苦守八年戰爭必勝觀念的民衆，真不知她們安點兒什麼的心？

在這批「貨色」之中，尤以自稱「大東亞」明星李香蘭爲最惡形。真使人猜不透，她是爲了金錢的誘惑呢，或者還是爲了獻媚？然而究其原因，主要的也許是爲了愛慕虛

榮，因了愛出風頭而竟忘記了出賣靈魂，真是太可憐了。

自從那部有「問題」的「萬世流芳」公演之後，李香蘭便憑着片中的插曲「賣糖歌」而紅了起來，紅遍了大江南北。接着那部無恥之極的「春江遺恨」放映以後，李香蘭之名更紅了，甚至發了紫，於是遂有「大東亞明星」的頭銜，加冕。

李香蘭祇是在所謂「大東亞」明星羣中之間最活躍的一個尤物而已。出身非常低賤，她原是僑居在日本一著名華僑家中的一個丫頭，因為從小就天賦有一副歌喉，拜倒的

下流本能，所以頗得主人的寵愛，替她代入口本籍。過後又改入「滿」籍。

因為她所交接的都是「日滿名流」，加之她有一種賣身的交際手腕，所以紅得極快。因為李香蘭的歌喉比較動聽，所以日本人方面的實施奴化音樂家服部良一，便利用了

她，並且跟她往還甚密。這在李香蘭看來，認為是非常「榮耀」，於是便死心塌地的拜倒服部良一，甚至把身體也送給了他，成了野鴛鴦。

但在同一個時期中，寄生在上海的幾個附逆音樂家梁得晉，陳歌辛等，也都非常的傾心李香蘭，並且願為她效勞佈置音樂會，盡義務擔任音樂指揮，大拍李香蘭的馬屁。

那裏知道李香蘭是多麼地驕傲呀，她真不把這些起碼藝人放在眼裏。結果，祇是把無恥的附道替她家氣傷。

李香蘭並沒有什麼種族觀念的問題放在她的芳心中，因為她亦很聰敏，她雖然明明知道，她的賣身完全是無須本錢，因為她是生為女人之便。但是，她的目的要追求「榮」，何況追求她的人又是這麼地多，當然需挑揀挑揀的了。

不然的話，李香蘭亦不會給陳彬蘇勾搭上了。

可不是嗎？陳彬蘇是個好色之徒，像李香蘭這麼一個東西，他那有不加追求，還肯放鬆過嗎？他仗着他的惡勢力，她存着她的利用心，在相互的目的之中，猶之乾柴碰到烈火似地一觸即發了，於是陳彬蘇與李香蘭有染的消息，頓時傳遍整個的上海灘，鬧得滿城風雨，因之，國際飯店的熱鬧時有所聞。

對的，李香蘭的出身本來是非常之低的，如今既有過位「大主筆」來奉獻自己，豈肯坐失機會嗎？於是她便利用陳彬蘇在「文化界」「兜轉轉」的勢力，實行她的交際法寶——賣身求榮。

金屬資敵的罪魁羣像

五金爲軍需品，這是人人所知悉的事實，但是，這一類東西，產於本國者絕無僅有。然而，自從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歐美航運中斷，於是五金一物的來源亦就宣告停頓，成爲市面上各業之中的佼佼者。

那時候國軍早已內移，上海爲敵人的勢力範圍，無可疑義的，所有餘存在上海的金貨物，因爲敵人口旁的現成食嗎？不見得，尙有一羣愛國同業，不避艱難，危險和困苦，設法將物資內移，其中因此事被事敗而被拘者累累。

然而正在那期間，不知另有多少人想發「昭和」財，紛紛地組織各業的「同業公會」，藉以博得日人的歡心，出賣祖國，喪心病狂地只顧私利，什麼國家社會，一股腦兒都丟置腳下，不問不聞。在過去的「商業統制總會」所管轄下的各業「同業公會」，要算「五金業同業聯合會」爲最主要，但是，在這個系統之中，無論在規模上，或是業務上，當推「鋼鐵號業同業公會」爲最大，可以雄視同業，首屈一指吧！

的確的，鐵與鋼不但是戰爭上的軍需品，而且也是工業上的必需品。一座機器上，若是缺少了一只螺絲釘零件，整個工廠的工作就會立刻停頓起來。

因是之故，自從十二月八日之後，經營這項事業的，都是奇貨可居，頓時飛黃騰達起來，一時身價百倍。不要說別的，單以同業中類似捅客性質的「踢皮球」式的賣買，一筆生意上也可賺得幾千百萬，真是極其平常的事。

這是發「國難財」的全盛的黃金時代。

在香港路的盡頭，自來水塔的對面，便是一座高聳矗立的鐵業大樓。據說這座大樓尙是民國紀元前所建。商人的算盤，全然是鐵做的，利權不能外溢。於是在這座大樓的下層，在前年自創了一「鐵業銀行」，二三四樓是「公會」的會所，該會是由三年前的鐵業公會」及「鋼條舊鐵業公會」合併改組而成的。

但是，在黑暗時代中的該公會，理事長一職，却沒有人肯出來幹，原因是需要有人討好，和獻媚的本領，方才能夠勝任。比如像要「獻金」啦，「獻錢」啦，「獻鐵鋼號飛機」啦，……就是吃了耳光也得陪上了笑臉，就是俗語所謂「打腫了臉還得充胖子

「的一副奴才本領。」

先前的公會的理事長顧蕩昭，閉戶深居，三請不出。這樣一來，時勢就造出一大批的「英雄」來了，鴻興鐵號的老板蔣貴卿，便以前公會理事長的地位，爭取了監事地位。他的兒子蔣國璋，開了一升庸一鐵號，父子兩個狼狽為奸，利用「同業公會」的地位，大量收買浙滬砲臺的廢舊鋼條。記得有一次，僅僅只有一注買賣，他們父子二人的佣金竟要賺到一千萬元以上，由此可見他的「國難財」的數目的驚人了。

現在，鴻興和庸一，都被封了。

在「英雄」之中活躍得最出色的，當推顧康鐵號的一名小夥計張浩如，因為他有許多的日本朋友，於是暗地裏買通選舉，搖身一變，猴沐而冠，粉墨登場，榮任「理事長」了。

張浩如，說起此馬來頭大，他會東奔西竄，無孔不入，於是貴人多忙，身兼數職，卡片上的頭銜多得使人咋舌，什麼「日華鋼鐵統制會常務理事」，「什麼鐵鋼統制協會常務理事」，什麼「金屬業聯合會理事長」等等。

由於長袖善舞，斂財的技能高人一等，他會把收來的會費做股票，囤東西，也會把平價配給品（如米）扣刻下來，私搬到自己的家中，於是近幾年來，他居然發上一筆非常可觀的「昭和」財了。

其他如「金屬業同業公會主席」周頌卿，「五金號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張蓮芳，都是因為當時的有財有勢人物，紅極一時，都已身價百貫，面圍圍地變為富翁了。

在日本人統治之下的淪陷區裏，祇要你會鑽，會吹，會拍，會撈，不難使你大腹便便地腰間麥克麥克，享盡清福。尤以五金等為最，比如起碼得很的小商人，德振豐鐵廠的廠長張妙發，華興鐵廠主薄金奎，一強洋釘廠老板楊某，都以收買海底電線，滬杭京滬兩路路軌，南市中華電車公司路軌等等，而發了大財。

這批「東西」，在當時確是紅人，尤其是日本人，的確是把他們當作「老爺」看待，因為他們都對日本軍部有「功」的「親善」份子。

識時務者為俊傑，自從光明來臨之後，市商會當即着手整頓各「同業公會」，限令登記改組，各公會也都踴躍地前往登記，並聯名張貼歡迎慶祝標語，獨有「彌鉄號業同

業公會」的張浩如，他却不開不聞，祇管自己腳底下揩油，溜之大吉，而想下野隱居起來，安居樂業，高枕無憂，陪陪他的嬌妻美妾，抽抽他的「大烟」了。唯獨他才是一個真正的聰敏人。

唔！各種物價的飛漲，一大半也是間接的受到鋼鐵高漲的影響吧！這隻瘋狂的走狗，不知廉恥的奴才，時時召開會議，興風作浪，波動物價，工廠受其成本上的壓迫影響，不得不「羊毛出在羊身上」，抬高成品價值，威脅了幾千萬貧民的生計。尤以幫同敵人收買金屬物資敵，所以他才是一個無形的助敵殺民的「劊子手」。

看吧！在這曙光普照之下，人民的檢舉為最公平的法典，看這許多以物資資敵的罪魁走狗們，把他們的狐狸尾巴藏到那兒去！